

教育部文藝創作獎

傳統戲劇劇本

聽說你厝是龍穴

劇情簡介

清朝乾隆年間，鹿港出生的王天生自小聽信相士之言，謂其宅蓋在龍穴上，日後必出真命天子；惟本以為天命應在自己身上，隨著年歲日漸衰老，見長子孟彬是跛腳，轉將希望寄託在次子孟龍身上，每當孟龍在外闖禍必叫孟彬頂罪。

孟龍平時養鬥雞、好飲酒賭博，在酒樓內不小心將酒女艷紅推下樓致死；天生又苦苦哀求孟彬入獄頂替。

在天生尚未用錢賄賂縣太爺之前，孟龍以迷魂煙奪去表妹慧英的清白，以致懷了孕的慧英無顏見三個月後從牢中釋回的孟彬。孟彬知道真相後，與孟龍發生爭執；孟龍凶性大起欲殺孟彬，反遭慧英持刀刺死。

天生見「真命天子」身亡，轉認為天命應在慧英的小孩，遂要求孟彬替代慧英去自首；不想慧英故意以肚撞柱，致使胎兒流產。

天生大急，這回認定天命必是孟彬，遂要慧英自首以換回孟彬；在受賄的縣太爺宣佈慧英為凶手之際，慧英流血過多死亡；而孟彬亦撞柱自殺。

天生狂喊嘶吼之際，傳來孟龍養的鬥雞在彰化奪魁，被稱為「雞皇帝」。

人物簡介

王天生：男、六十五歲，迷信風水，深信自家房子蓋在龍穴上，日後必出天子。

王孟彬：男、二十六歲，秀才，王家長子，出生後雙足跛行，對慧英表妹一往情深。

廖慧英：女、二十歲，孟彬表妹，深愛孟彬，卻遭孟龍沾污以致懷孕。

王孟龍：男、二十四歲，英俊高大，卻整日花天酒地，被父親視為未來的真命天子。

林 水：男、四十歲，王家管家，見風轉舵之徒。

許南生：男、二十歲，縣官的外甥，整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。

邱 吉：男、二十六歲，南生的跟班。

艷 紅：七里香酒樓的酒女，墜樓身亡。

縣 官：男、六十歲。貪官污吏。

其 他：衙役、酒女、丫環、僕役、酒客若干。

第一場

場景：鹿港七里香酒樓

人物：王孟龍，許南生、邱吉、艷紅、酒女酒客若干

時間：乾隆三十年

佈景：左右舞台各置幾張八仙桌，上舞台是有樓梯可以循階而上的樓閣。色彩儘量豪華亮麗，以彰顯酒樓的特質。

△幕起時，酒樓內酒客與酒女們正喝得興起。

眾唱：鹿港出名七里香

桃李嬌艷映芙蓉

有錢入內若皇宮

無錢目矚「金金相」

△在右舞台酒桌上的是王孟龍、許南生、邱吉三人。

南生：孟龍，咱是兄弟仔代，什麼都好參詳，但是上次你賭輸欠我的錢，不知何時才要還我？

孟龍：這……南生兄，你按呢講未免太見外？我王孟龍在咱鹿港是什麼腳色你嘛真清楚，三十兩白銀對我來講小事一樁。

南生：那這樣就還錢呀！

孟龍：這……

（唱）欠錢要還理當然

暫時手頭有些不便

攔再乎我寬限一遍

不用氣到頭殼「慶煙」（冒煙）

南生：（唱）趕緊還錢邁「澎風」（吹牛）

大聲話啥人不會講

若不是看你輸到抓狂

白銀怎會送你摸？

孟龍：南生兄，你放心！三十兩銀這幾日我一定加倍奉還，因為最近我買一隻「相拍雞」（鬥雞），正在請人訓練。

南生：你這種話我已經聽太多了。

孟龍：這次你可以把財產都押在這隻雞上，一定將大稻埕那邊的人贏到乎伊脫褲走未離。

邱吉：是啦，孟龍兄這次特別請專門訓練「相拍雞仔」的阿土師負責，這次一定會討回面子，而且你的銀兩順便還你。

南生：好！孟龍，三十兩銀我暫且先不討，但是你的「相拍雞仔」若贏，你要雙倍還我。

孟龍：這……

南生：怎麼？你不答應？

孟龍：哈……我怎麼會不答應？不只雙倍還你，而且還讓你吃紅！

南生：好！一言為定！我還有事要先走，這桌酒酒菜就看你了。

孟龍：一桌酒菜算什麼？沒問題！

南生：嗯！邱吉，咱們走！

△南生吆喝一聲，與邱吉跟隨南生離去。

△孟龍：慢走……

孟龍：（唱） 有錢有啥了不起
邁乎我去踏到時機
放眼江山千萬里
你要作我奴才嫌「費氣」（麻煩）
最近實在真漏氣
作啥代誌攏吃虧
甘會公媽擺不對位
若無輸骰若落樓梯

△孟龍坐在桌前喝起悶酒來，此時酒客陸續離去。

△酒女艷紅已七分醉，送走酒客後坐到孟龍身旁。

艷紅：王公子，你還認得我嗎？

孟龍：鹿港七里香酒樓最紅的艷紅，我怎麼會不認識？

艷紅：既然認識，那表示我沒看錯人，來！還錢！

孟龍：妳……妳這是啥意思？

艷紅：（唱） 你在鹿港有名聲
一擺十個酒女陪你坐大廳
花錢氣派大家攏知影
欠錢不還嘛真出名

孟龍：（唱） 人愛重妝佛重光
講話何必這麼酸
代念我嘛上過妳的床
乎我好好飲酒吃一頓飯

艷紅：看這種情形，你好像不還錢？好！我現在就大聲喊，看你還要不要做人？

孟龍：好……我還！

艷紅：拿來呀！

孟龍：銀兩可以還妳，不過……我要到樓上才還妳！

艷紅：錢還未還，還想再佔我的便宜？

孟龍：隨便妳！妳不要，我到樓上找昭君，或是鳳仙！

艷紅：你……

孟龍：按怎？男人來酒樓當然可以換新鮮的，妳又不是我的妻子，我為什麼每次都
都要找妳？

△孟龍狂笑著走上階梯，艷紅更加憤怒。

艷紅：王孟龍，你欺人太甚——

△艷紅追上階梯，在二樓攔住孟龍。

孟龍：妳這樣是幹什麼？

艷紅：你有找別的查某的自由，但是今日無論按怎，你欠我的錢一定要還我！

孟龍：哈……人肉鹹鹹啦！我若是不還，妳又能奈我何？哈……

艷紅：你……不還錢，我就跟你拼了——

△艷紅突然上前抓住孟龍的衣襟。

孟龍：妳……妳是在幹什麼？放手啦！

△孟龍生氣地將艷紅推倒在地。

艷紅：王孟龍，你竟敢打我？我跟你拼了——

△艷紅近乎歇嘶底里又拼上前去，對著孟龍又抓又咬。

孟龍：妳……妳這個瘋女人，妳瘋了——

艷紅：對！我瘋了……我是被你逼瘋的——

△艷紅狠狠地咬了孟龍的手臂，孟龍痛得大叫。

孟龍：哇……好痛，妳這個瘋女人竟敢咬我，好！這是妳逼我的。

△孟龍與艷紅兩人揪纏在一起，一陣掙扎後，孟龍用力猛推，艷紅慘叫一聲，
跌落樓下。

艷紅：啊——

△孟龍見艷紅墜樓，慌張地跑下樓，正巧被聞聲而來的酒客撞見。

△酒客們上前探視墜樓的艷紅。

酒甲：按怎？艷紅有要緊嗎？

酒乙：（驚恐）死了——沒氣了！

△眾人驚惶聲中，目光齊聚在孟龍身上。

△孟龍慌張，急急逃逸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二場

場景：王家客廳

人物：王天生、孟彬、慧英、林水、孟龍、捕快、丫環、僕役若干

時間：上一場之後的早晨

佈景：豪華客廳的佈置，左右各有一排太師椅，上舞台是中堂，牆上一幅巨畫繪有一條「雲中盤龍」。其客廳裝璜與色調，有意無意間透發出一種「登基」的氣息。

△在眾人合唱聲中，一群丫環與僕役陸續登場。

眾唱：鹿港傳說有龍穴

會出皇帝是大吉

王家起厝排歸列（一整排）

恩望天子出世真龍血

△在歌聲結束後，眾丫環與僕役正好分列兩班，猶如早朝的文武百官侍候兩旁。

△王天生從右舞台上。

天生：（唱）春歸楚水吳山外

堯天舜日出好卦

龍主出世天下闊

祥雲增瑞出彩華

△天生坐上中堂的「大位」後，眾丫環與僕役紛紛向他執禮參見。

眾人：參見老爺！

天生：平身！

眾人：謝老爺。

△天生正待說什麼，男管家林水匆匆從右舞台上。

林水：參見老爺，卑職來遲，請老爺恕罪……

天生：哼！林水，你身為總管，為何每日總是姍姍來遲？你可知罪？

林水：老爺……

（唱）我是校長兼敲鐘

顧前顧後真無閒

親像宰相兼總兵

收租掃地攔愛挽龍眼

天生：好啦！每次你都有理由，最後一次警告你，如果再犯，你就準備回去吃自己。

林水：小的遵命！

天生：咦？為何不見孟龍呢？

林水：這……

天生：是不是昨晚又出去花天酒地？講！

林水：老爺不要生氣啦！二少爺確實自昨晚出去到現在，可是卑職人微言輕，我

只是一個管家，二少爺是未來的儲君——

△林水發現自己說漏了嘴，急急摀住自己的嘴吧；而天生似乎也嚇了一跳，急急示意林水住嘴。

天生：儲君二字只要存在心中即可，不可說出，否則時機未到若被朝廷知曉，恐有滅門之禍。

林水：歹勢，講得太快了……下次我會注意，我是講孟龍二少爺伊一向想要做的事，除了老爺，誰都無法阻止的。

天生：說得也是！

林水：老爺，孟龍不在，還有大少爺孟彬呀！

天生：孟彬？也罷！「無蝦魚嘛好」！宣他晉見。

△林水點頭，像太監般地拉開嗓門。

林水：宣——大少爺王孟彬進大廳晉見喔——

△林水語畢，拄著柺杖的孟彬在慧英的扶持下從右舞台上。

孟彬：（唱） 爹親呼喚在堂廳
趕緊大步入大埕
出世四柱斤兩命
跛腳豈能怨阿娘

慧英：（唱） 命運各自不相同
腳手不便苦難當
飽讀詩書秀才郎
自有知己女紅妝

△孟彬屈膝下跪。

孟彬：孩兒孟彬參見爹親。

慧英：慧英參見阿舅！

天生：罷了，平身。

孟彬：謝爹親。

△天生見慧英扶孟彬，兩人狀至親暱，表情略顯不悅。

天生：孟彬，你身為王家的長子，有時間應該好好輔佐你的小弟。雖然說「國用大臣，家重長子」，但是你……。

△孟彬低頭看自己瘸腳不免忐忑不安，天生也急急轉變話題。

天生：我的意思是……你也知道孟龍對咱王家是多麼重要，王家陽宅居於龍穴，將來應天命，孟龍正是真命天子呀！

孟彬：是……孩兒謹記。

慧英：孟彬兄，我自小漢就來你家住，為什麼阿舅一直說什麼龍穴？我怎麼看無？

天生：哼？慧英妳不相信？好！妳看，這是什麼？

△天生從懷中取出一本用紅色絲綢裝訂的本子。

慧英：那是什麼？

天生：這是我小時候，一位算命仙來阮厝看風水所批示的。來！我唸給你們聽……

以過嶺里由東往西傾的「捲簾搭」地形觀之，屬於震卦之來龍，另一方地勢高，又形成由北往南小支脈之癸山丁向，屬坎卦之來龍。從大勢而言，屬震卦脈；從小節而言，屬坎卦脈。震坎相合，水火相濟，後代子孫居此龍穴，當出天子，且能當運。

慧英：這間厝真的正好蓋在龍穴上？

天生：這幢厝正好坐北朝南，癸山丁向，這豈是妳婦道人家所能了解？

林水：對……這在咱鹿港可以說大小漢攏知影的代誌。

慧英：如果這間厝會出天子，那也應是阿舅你呀，爲什麼你一直寄託在下一代？

天生：過去我確實按呢想，可是老夫年紀已經七旬，世間甘有這麼老的皇帝？所以一定是天機未至，天命應在下一代。

慧英：如果天命應在下一代，孟彬是長子，爲什麼你一直將希望寄託在孟龍身上？

天生：孟彬一出生就是跛腳，個性又軟弱，雖然伊是秀才，但是妳講伊能成大事嗎？何況有歷史以來，妳可曾看過跛腳的皇帝？

慧英：阿舅……

（唱）皇帝龍椅坐大位
大領龍袍坎（蓋）大腿
身邊太監一大堆
皇帝跛腳也能爲

孟彬：（唱）慧英不可再無禮
忤逆爹親是大罪
人生一遭是作客
功名猶似雲煙吹

天生：好了，慧英，雖然妳是我的外甥女，但算來是外人，阮王家的代誌，妳最好不要管太多。

△話未完，孟龍急急從右舞台上，一見到所有人都在，焦急地想說什麼卻欲言又止。

孟龍：啊？阿爹……你們都在？

天生：孟龍，你來得正好，我問你，昨暝你到底去啥所在？

孟龍：我……我有代誌要私下向你稟告——

天生：哦？好……來人，統統退下——

眾人：遵命——

△眾丫環、僕役循序從右舞台下。

天生：現在無外人，啥代誌你可以說了。

孟龍：爹……我在酒樓失手將艷紅推下樓，伊……一命嗚呼哀哉了。

孟彬：什麼？孟龍，你怎麼又作這種糊塗事？

孟龍：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伊若不要逼我，我也不會抓狂要怪就怪她活久嫌膩。

△天生走到孟龍面前，突然打了他一巴掌。

天生：孽子你呀——

孟龍：阿爹，你怎麼打我？

天生：你……爲何這麼不受教？

孟彬：爹親，請勿動怒……

△孟彬欲安慰天生，天生不理他，憤怒坐在椅上。

△孟彬轉向孟龍……

孟彬：（唱） 一再惹禍不應該
托累爹親來受害
殺人如何來排解
你使王家陷凶災

孟龍：（唱） 代誌發生真無奈
艷紅自己作得來
欠錢也不是頭一擺
歹面相向失手將伊害

慧英：（唱） 天理昭昭法難逃
殺人償命斬大刀
應該自首去認錯
以免孟彬受苦勞

孟龍：慧英，妳不覺得這樣對我真無公平？今日若是孟彬在外面出代誌，妳會這樣說嗎？

慧英：如果是孟彬，伊絕對不會像你一樣一天到晚在外惹事生非。

孟龍：我知道妳對我有成見，不要緊，我阿爹會乎我靠（轉身走至天生旁）阿爹，你要趕緊替我想辦法啦，等一下捕快就要來了……

天生：大清律法，殺人償命，你這個孽子……

孟龍：我知道錯了嘛……阿爹，李縣令不是跟你有交情，你快想辦法啦……

天生：我也心亂如麻……林水，你一向鬼頭鬼腦，快想個辦法，孟龍天子命格，豈能有牢獄之災？

林水：老爺……辦法真簡單呀，照以前一樣，叫孟彬去擔罪呀！

孟彬：這……

慧英：不行！自小漢孟龍若在外面出代誌，攏是孟彬去擔罪，兩人平是兄弟，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孟彬？

林水：這是因爲伊跛腳，縣老爺看伊腳手不方便，頂多關一個月就放他出來了。

孟龍：對……阿兄，以前你攏替我吃罪，我一直無機會加你報答，但是這次無論按怎一定要再替我吃罪。

孟彬：（唱） 一錯再錯惹風波
殺人大罪入死牢
腳鍊手鍊加大鎖
頂替擔罪無奈何

孟龍：啊？你……不答應？（轉身對天生）阿爹，阿兄不答應，你快想辦法啦。

天生：孟彬……

孟彬：爹親……

天生：我知道這樣做對你不公平，但是請你看在阿爹的份上，替孟龍渡過這個難關。

慧英：孟彬，你不能答應，殺人是死罪……如果你枉死在牢獄那豈不是冤枉？

孟龍：慧英，這兒沒你的事，妳再多說一句話，休怪我對妳不客氣！

△孟龍惡狠狠地抓住慧英的手，孟彬見狀出言阻止。

孟彬：孟龍……放開她，不可對慧英無禮。

孟龍：我知道阿兄你一向很喜歡慧英，對嗎？你甲意的人我怎麼敢對伊無禮？我只是跟她鬧著玩的。

△孟龍輕浮地吃慧英豆腐，然後放開她。

慧英：孟彬兄，你千萬不可答應。

孟彬：這……

天生：你放心！李縣令與我交情匪淺，只要你暫時到案交待，過幾天我會請伊吃飯，很快就放你出來了。

△孟彬想說什麼，突然捕頭帶領一批捕快從右舞台上。

天生：捕頭大人，何事如此匆忙？

捕頭：王老爺，酒樓發生命案，聽講凶手逃入你的厝內，最好你自己叫凶手出來投案，以免大家大動干戈。

天生：這……

△天生回頭望向孟彬……

慧英：不行……孟彬……你不能承認！

捕頭：哦？是王孟彬？這……這怎有可能？照我看……應該是……

△捕頭咄咄逼人地走向孟龍。

孟龍：你……你想要作啥？

捕頭：我當然是要抓殺人凶手。

△捕頭上前抓住孟龍，孟龍大叫。

孟龍：阿爹……快救我呀——

捕頭：帶走！

孟彬：且慢！

△捕頭欲帶孟龍走，孟彬突然出言制止，眾人皆好奇地望著他。

孟彬：你們抓錯人了，將艷紅推下樓的人是我！

△眾人驚訝聲中。

△燈暗

第三場

場景：大牢內

人物：孟彬、孟龍、慧英、林水、獄卒

時間：第二場的三天後

佈景：陰森的大牢內，只有從天井斜射入一道日光帶給周遭一些光亮與溫暖。剝落的牆面是大石堆砌的磚牆，厚重得令人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△燈亮時，孟彬艱困地跛著雙腳倚在木柵上，不時望向牢外，又不時望出天井，然後深深地嘆息。

孟彬：（唱） 無端入牢來受苦
石牆濕冷又暗黑
冥冥之中有天數
踏入死牢命嗚呼
龍穴傳說是真久
大位也須眾人扶
真龍就算出阮厝
失德豈能成大事

△孟彬感嘆聲中，躺在牢內的稻草上。

△慧英在孟龍及林水的陪伴下，從右舞台上。

慧英：（唱） 人講天無照甲子
人豈能無照天理
冤案怎會無起疑
有錢無錢判生死

孟龍：慧英，我今天陪妳去監獄探視孟彬，是要乎妳知影我對伊的誠意。

林水：是啦，孟彬這麼疼惜自己的小弟，這是親情天性。

慧英：爲什麼？爲什麼？自己作的孽、犯的錯，自己不敢承擔？孟彬自出世就跛腳，你不但不尊重伊，同情伊，竟然還一直乎伊受這種冤曲。

孟龍：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妳沒聽我爹說過？我是真命天子呢！將來我若登基作了天子，我會冊封伊王爺，到時候榮華富貴，也等於我報答伊的恩情。

慧英：阿舅老人家這麼迷信，難道你真的相信？

孟龍：當然相信，就算阮厝不是居在龍穴，妳看我王孟龍的「人扮」高強大漢，氣宇非凡，看面相嘛知是皇帝命。

林水：對……二少爺，你將來若作皇帝，千萬不通將我忘襪記呢！

孟龍：那是當然！我若作皇帝，最起碼會封你作總督。

林水：啊？真的？我是總督大人？哈……我是總督大人……

慧英：哼！痴人說夢——

△慧英逕自往前走。

林水：啊？二少爺，慧英走了——

孟龍：跟她走！千萬不要讓她亂說話！

△林水點點頭，與孟龍隨慧英繞台步走向大牢。

△獄卒迎上。

慧英：這位老伯請了，我叫廖慧英，是來探視王孟彬……

獄卒：我知道，縣老爺早就有交待。跟我來。

△獄卒帶三人走向大牢，並開鎖打開柵門。

獄卒：人在裡面，有話慢慢講……

△獄卒從右舞台下。

△慧英一見牢內的孟彬，急急呼喚著……

慧英：孟彬……

△孟彬一回頭，見到慧英三人不禁喜出望外。

孟彬：慧英——

△孟彬急著上前，因手銬腳鍊纏住，跌倒在地，慧英急急上前扶著他。

孟彬：（唱） 一見慧英珠淚滴
有話不知從何說起
只怕此番永別離
不通襪記為我收屍

慧英：（唱） 攏是龍穴的傳言
才會乎你綁鐵鍊
應該將實情加伊掀
真相才會現在前

孟彬：（唱） 不可再走回頭路
我甘願一人來受苦

慧英：（唱） 阿舅作事真糊塗
害你走入黃泉路

△孟龍見二人緊緊相擁互訴衷曲，不免醋勁大發，上前將二人隔開。

孟龍：喂……留一點給人探聽！這兒是監牢呢！這樣拉拉扯扯會乎人笑！

孟彬：孟龍……林水，你二人也來了？

林水：我一攏像青仔攏站在這兒，你到現在才看見？

孟彬：真抱歉，我……

孟龍：阿兄，你雖然是為受罪，但是你放心，將來我絕對會報答你。

孟彬：你不用報答我什麼，只希望你吃一歲學一歲，以後千萬不可逞凶冤家，這樣我代你受罪也才有價值。

孟龍：我知道啦！你怎麼跟阿爹一樣？見面就唸一大堆？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啦。

慧英：你若知道就不會犯這次的錯誤。

孟龍：（唱） 代誌不是頭一擺
阿爹嘛勿加你害
只要了錢來消災

很快你就返來厝內

慧英：（唱） 你的態度無悔改
枉費爲你受制裁
小漢你就來作歹
連累兄哥落苦海

孟彬：（唱） 我是自己甘願受
只要爹親免煩憂
只要小弟有成就
不用爲我來憂愁

孟龍：好了，我不想再談了！我只是要跟你說，阿爹已經去拜訪過縣老爺，相信很快就可以大事化小事；小事化無事。

林水：依照我的推算，最慢三個月你就可以出去了。

孟彬：唉！有時我覺得這大牢內好像比外面更寧靜，更安詳……

孟龍：你倒是大牢愈住愈習慣？這怎麼行？坦白講你不在家，我那幾隻「相拍雞仔」雖然有阿土師飼，但還是要你去看頭看尾！

孟彬：賭博是「無了時」，孟龍，阿爹對你的期待這麼大，你應該戒賭，走入正途……

孟龍：好了！你可知道爲什麼我不喜歡看到你？因爲每次見面你說的話都一樣！

孟彬：我……我是一番苦心一片好意！

孟龍：「一百句五十雙」啦！林水，慧英，咱們回去！

△孟龍和林水往前走，卻發現慧英未跟隨。

孟龍：咦？慧英，我說咱們該回去了，妳還呆在這兒作啥？

慧英：你們先回去，我還有話要跟孟彬講。

孟龍：這……剛才講那麼久了，妳還有什麼話？走啦——

△孟龍吃味地上前拉慧英，慧英掙扎。

慧英：放手啦——

△兩人拉扯，孟彬急急上前試圖化解。

孟彬：你兩人聽我講……

△孟龍見孟彬加入拉扯，一時動了怒氣，竟一腳將孟彬踢得倒退倒地。

孟龍：你真嚕嗦——

孟彬：唉喲——

慧英：孟龍，你……

△慧英見孟彬倒地，一時心急，突然甩了孟龍耳光。

孟龍：啊？妳……妳敢打我？

△孟龍惡狠狠地欺身而上，一把抓住欲扶孟彬起來的慧英。

孟龍：妳難道不知我乃九五至尊的命格？妳竟敢打我？

慧英：九五至尊？我聽了會「加輪損」，孟彬一番好意，你竟然目無尊長？你將來若真正會作皇帝，這樣世間就無天理！

孟龍：妳——

△孟龍憤怒欲打慧英，但似乎忌憚孟彬在場，一隻手懸在半空……

慧英：按怎？你想打我？皇帝打人也要三分理，你憑什麼打人？

孟龍：哈……我疼妳都還來不及，怎麼捨得打妳？

△孟龍突然對慧英輕浮起來，慧英急急掙脫，躲到孟彬身後。

孟彬：孟龍，你……怎麼可以對慧英動腳動手？

孟龍：阿兄，你實在真自私呢，你可以跟慧英擁來抱去，我只是摸一下她的臉就說我動腳動手？既然按呢，那就留她在這兒陪你一世人！林水，咱們走！

孟彬：且慢——

△孟彬喚住二人，轉而勸慰慧英。

孟彬：慧英，妳……還是跟孟龍伊二人回去吧！

慧英：孟彬……

（唱）放你一人心難安

大牢難挨三更寒

殺人與你不相干

世事複雜真艱難

孟彬：（唱）留在牢中雖受苦

但願不再踏錯步

懺悔贖罪來彌補

雲開日清光明路

△孟龍見二人卿卿我我難分難捨，嫉妒憤怒地上前將慧英拉回。

孟龍：好了！又不是山伯英台十八相送，林水，你先將慧英帶出去。

林水：是！慧英，跟我走——

慧英：不要……我不要——

△慧英雖然掙扎，但還是被林水強制拉出。

孟彬：慧英——

△孟彬動作不方便，但試圖追去，卻被孟龍攔住。

孟龍：阿兄，你現在是想作啥？你是犯人呢 難道你想逃獄？

孟彬：我……我怎敢逃獄？只是慧英伊……

孟龍：阿兄，我看得出你對慧英真好，按怎？你真甲意伊嗎？

孟彬：我……慧英自小漢父母雙亡，才來咱厝住，我跟伊青梅竹馬，我……

孟龍：唉呀！甲意就老實講嘛！只是我想提醒你，慧英確實是一位美嬌娘，如果伊若嫁你，你的腳……我是講以後你若娶伊是要按怎帶伊出門？

孟彬：你——

△孟龍的話像尖刀般刺入孟彬的痛處。他憤怒卻欲言又止。

孟龍：我只是實話實講，阿兄你何必生氣呢！

孟彬：你……你回去吧！

孟龍：哦？是你趕我的喔！其實我是替慧英的未來設想啦，如果伊若嫁我，你講

阮二人是不是真「適配」？

孟彬：你……慧英絕對不會甲意你……

孟龍：哈……阿兄，自小漢到現到，有那一樣我甲意的物件得不到手？

孟彬：你……你想要對她怎樣？我警告你……

△孟彬上前反被孟龍摔倒在地。

孟龍：哈……憑你也想警告我？你就乖乖在這兒等我的好消息吧——哈……

△孟彬驚惶的神色望著狂笑的孟龍。

△燈暗

第四場

場景：王家客廳

人物：孟龍、慧英、林水、天生

時間：第三場之後一個時辰

佈景：同第二場

△燈亮時慧英傷心地從右舞台奔上，直入客廳，坐在左側的太師椅上。

△林水和孟龍隨後追趕而入。

△孟龍向林水耳語交待，林水猶豫，但又攝於孟龍的威嚇，只得點頭應允，從右舞台下。

△孟龍陰陰笑著，滿懷鬼胎地接近慧英。

孟龍：慧英啊，妳一人在前一直跑，我和林水一直追，不知的人還以為發生啥代誌？

慧英：王孟龍！你不是人！

孟龍：我當然不是人，我是真命天子！

慧英：孟彬為你吃罪在大牢受苦，你不但自己無反悔；對伊無感激，還如此恥笑伊是跛腳？

孟龍：慧英呀！

（唱）跛腳走路真好笑
按怎妳對伊這麼好
我甘有犯了啥錯
若無看到我就要逃

慧英：（唱）兩人平平是親兄弟
為何你總惹人生氣
活在世上多了米（浪費米）
最終後悔已經遲

孟龍：（唱）妳生氣的模樣真迷人
很早我就想要作妳尢
只要妳與我同房
榮華富貴吃勿空

慧英：（唱）要作皇帝真好笑
坐在椅上一直搖
拜託你提鏡來照
就知自己在發燒

孟龍：慧英，我對妳一再吞忍，不要以為這樣就可以爬到我頭上放尿！

慧英：你這叫「自取其辱」。

孟龍：妳——

△孟龍正欲動怒時，王天生從右舞台上。

天生：又攞發生啥代誌？在外口三里遠就聽到你在大小聲？

孟龍：無啥代誌啦！阿爹，你叫我帶慧英去大牢看阿兄，我們也剛回來。

天生：哦？孟彬伊……情形如何！

孟龍：反正他常常進去，大牢就親像「灶腳」，伊住得真「慣習」！

慧英：王孟龍，你胡說什麼？

孟龍：「滾笑的啦」！阿爹，我嘛有加伊講，近日中阿爹會想辦法叫縣老爺放伊出來。對啦，阿爹你跟縣老爺談得怎麼樣了？

天生：你以為隨便談談就行了？告訴你，攏是「錢在作人」啦！

孟龍：如果只是要花錢那就簡單了，反正咱厝什麼都沒有，就是錢多。

天生：孽子你……

孟龍：阿爹，你不是說我是真命天子？怎麼又變真命孽子？黑白罵會損到的「龍氣」喔！

△天生氣得直搖頭，但卻又無可奈何。

天生：孟龍，雖然咱王家有鄉錢有勢，但是你若繼續在外面惹是生非，「金仔山來掘嘛也崩」。

孟龍：你怎麼這麼說？咱厝是龍穴呢！我將來作皇帝，全天下攏是我的，你要幾座金仔山我攏賜乎你。

天生：你……唉……

△天生不想再說，轉身看見淚眼盈眶的慧英。

天生：慧英……我知道妳真擔心孟彬，但是妳放心！縣老爺已經答應，再過一段時日，一定會放伊出來。

慧英：阿舅……

（唱）崇德方爲人所器
讀書爲善天機起
王家祖訓眾人知
表裡不一人懷疑
孟彬處處爲親情
爲人受罪真不幸
幾十年攏是這般光景
這種的情你要按怎還

天生：這……孟彬是我的子兒，我作父親的人自有分寸。慧英我要警告妳，妳雖然是我的外甥，但算來是外人，王家的代誌，妳最後「邁過嘴」！（干涉）

慧英：我——

孟龍：阿爹，慧英若嫁我……我意思是伊若作咱王家的媳婦，按呢就不是外人了！

△天生突然愣住，轉頭著色迷迷的孟龍；又望望楚楚可人的慧英，似乎瞧出了什麼端倪。他有些猶豫，但最終還是冷哼一聲，有意逃避地走入內房。

天生：哼——你最好不要再惹事端！

孟龍：阿爹——那有人說走就走？

△孟龍一回頭，發現慧英也欲走回自己房間。孟龍急急上前攔阻。

孟龍：慧英，妳且慢走，我還有話要加妳講。

慧英：你我已經無啥話通講！

孟龍：妳何必看人「大小目」？甘講我是那一點輸孟彬？妳跟他就有講有笑？看到我就親像冤仇人？

慧英：王孟龍……

（唱）作人愛知情禮義
你有叨一項甲人比
惡人自有惡人除
免得有人受你欺

孟龍：（唱）妳按怎罵我攏無要緊
想要改過這是真
孟彬的代誌真要緊
甘講妳無想要知原因

慧英：你講啥？

孟龍：這件代誌是跟孟彬有關，妳若是不想關心，我嘛不敢勉強。

△此時林水急急從右舞上。

林水：少爺……我回來了。

孟龍：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？代誌辦得如何？

林水：物件在此！

△林水將三支香交給孟龍，孟龍歡喜接過。

孟龍：慧英，我講的代誌就是這個。這三支香是福州特製的檀香，我要拜託妳來點香向天祭拜，祈求阿兄早日回來。

林水：本來是二少爺自己要點，但是聽講查某仔許願會卡靈聖！

孟龍：我講過，妳若不要，我不敢勉強。

△慧英聽到與孟彬有關，立刻答應了。

慧英：好！將香乎我，我來點香祈求……

孟龍：這樣才對！阮阿兄若知影妳對伊這樣的心意，伊一定會真歡喜。林水，咱們走！邁打擾慧英點香拜拜的心情。

△孟龍與林水相偕離去。

△慧英持三支香，在中堂的蠟燭點燃，然後持香面對蒼天。

慧英：（唱）手持清香向天求
恩望上蒼來解救
虔誠接引媽祖手
頭緒昏昏日漸秋
清香裊裊上雲霄
似聞天仙吟歌謠
枝上紅花尚未凋
情意隨煙伊知曉

△慧英突然感到一陣暈眩。

慧英：我……怎會全身無力……

△慧英不由自主地昏倒在太師椅上。

△此時用手巾搗嘴的孟龍和林水從內房走出。

孟龍：哈……慧英呀慧英，經過今日，妳和我就不是外人了。哈……

△孟龍扶起慧英走入內房。

△天空突然打了一聲脆雷，林水嚇了一跳。

林水：唉喲喂，怎麼忽然間「陳雷公」？唉喲，這是「天地所設，不是弟子作孽」！

△脆雷再度響起，林水更慌了。

林水：我看我還是去「避土孔」卡安全！

△林水急急逃離。

△再一次閃電霹靂後，燈暗。

第五場

場景：慧英臥室

人物：慧英、孟彬、孟龍、天生

時間：上一場三個月後

佈景：左上舞台是一張「紅眠床」，右舞台有一張梳妝台，整個氛圍是一種少女閨房的秀麗。但此刻似乎多了一份淡淡的哀愁。

△燈亮時，慧英獨坐在梳妝台前，兩眼失神望著鏡中的自己，半響又默默地啜泣起來。

慧英：（唱） 西窗芳草俱遠去
樹上杜鵑暗自啼
受屈心情從何提起
珠淚暗彈神傷悲
卑鄙手段將我害
肚內暗結有珠胎
孟龍怎堪爲我婿
命運怎會這樣安排

△慧英撫摸著自己的肚子，情緒複雜而不安，突然外面傳來孟彬的聲音。

孟彬：（OS）慧英……慧英——

△慧英聞聲，神情不禁爲之一振。

慧英：啊？這……是孟彬……孟彬——

△慧英正欲出房時，孟彬已經拄著柺杖，費力而興奮地奔入慧英的房間。

孟彬：慧英！

慧英：孟彬——

△二人在門口相遇，先是同時一愣，繼而兩人激動地相擁在一起。

慧英：孟彬……你……終於回來了……（泣）

孟彬：妳不用說我嘛知影，妳一定是歡喜過度才會流目屎，對嗎？

慧英：（唱） 人生幾回傷往事
偏偏鹿港滿秋雨
匆匆三個月時久
誰知心痛像刀鋸

孟彬：（唱） 再度相逢是佳音
一切苦難已過盡
是妳廟內去拜神
我才脫去歸身的攀藤

慧英：（唱） 再出大牢離苦厄
歹運攏總丟落溪
以後不通作牛犁
心中清朗像明月

孟彬：（唱）牢中只想妳作伴
世間還有啥值得看
渡過牢苦像刀刷
見妳心情卻比天恰闊

慧英：孟彬，我……

孟彬：妳啥話攏邁講。在大牢這段期間，我已經想通了。這回我要坦白向阿爹言明，叫伊答應你我的婚事。

慧英：婚事？

孟彬：是！我知影我配不上妳，但是妳講過，只要咱二人情投意合，外表的殘缺不是最重要的。

慧英：我是說過這樣的話，可是……現在我不能答應。

孟彬：什麼？妳不能答應？難道妳……發生啥代誌？或者妳已經變心了？

慧英：你不要問我！我求你不要再問我。

孟彬：但是妳總是要給我一個原因呀！如果沒有原因，妳是不會這樣說的。

慧英：你走……你走！我不要見到你！

孟彬：這……慧英……妳……變了？

慧英：對！我變了，孟彬，你不走，那……我走！

△慧英欲往外走去，孟彬動作不方便，但還是攔在她的前面，放下柺杖，雙手扶著慧英。

孟彬：慧英，妳不要騙我了，我看得出妳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，不要緊，有什麼困難妳儘管講，我們可以一起去面對，去解決，這些話都是以前妳告訴我的。現在我嘛是照按呢加你講！

慧英：孟彬——

△慧英似乎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感情，緊緊抱著孟彬哭泣。

△孟龍此時從右舞台上，當他入房時發現相擁的二人，不禁憤怒地將二人拉開，並狠狠將孟彬推倒在地。

孟龍：你們兩個按呢是在作啥？

孟彬：孟龍，你……爲何你見到我就「起腳動手」？

孟龍：這是乎你一個教訓，教你一些作人的「人情義理」。

孟彬：我聽不懂你的意思？

孟龍：好！我就講更清楚一點。

△孟龍上前擁著慧英，慧英雖然厭惡掙扎，卻掙不脫孟龍的手勁。

孟龍：慧英三個月前就已經是我的人了。講卡明咧！伊就是你的「弟媳婦」！

△孟彬聞言猶如晴天霹靂，幾乎站立不穩。

孟彬：你……你講的我不相信……

孟龍：不相信？那就問慧英呀！

孟彬：慧英，妳告訴我，孟龍剛說的不是事實。

慧英：我……

孟龍：怎麼不說了？告訴他說妳已經是我的人，而且已經有三個月的身孕。

△孟彬搖搖晃晃，扶著太師椅的扶手，傷心欲絕。

孟彬：（唱） 一時間聽到雷公吼
親像溪水倒頭流
忽然感覺吾心已老
心疑此地甘是阮兜（我家）

慧英：（唱） 過往情份休再提
內心受屈在流血
你有委屈可怪罪
真情早已化成灰

△孟彬突然憤怒地將慧英推開。

孟彬：（唱） 感情豈能當兒戲
反面無常失道理
變心還有啥表示
應該恨的是我自己

慧英：（唱） 千言萬語難解釋
一陣茫然憨憨旋
只願來生再相會
幽魂渺渺隨風吹

△慧英突然朝牆上撞去，頓時額頭血流如注。

孟彬：慧英——

△孟彬上前欲扶慧英，但卻被孟龍推開。

孟龍：閃開啦！孟彬，你真好大膽，慧英現在肚子內有我的「龍胎」，我是真命天子，我的子當然是未來的東宮太子，我警告你，慧英肚子內的嬰兒如果有了三長兩短，我要你償命！

孟彬：孟龍……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你明知影我愛慧英；你卻利用我在大牢對慧英……

孟龍：沒錯！我得到她是用了一點手段。但是這是為伊好呀！我講過，你根本配不上她。

孟彬：你——

慧英：王孟龍，你用卑鄙的手段得到我，現在又攔一再傷害孟彬，我坦白告訴你，你得到我的人，但是你永遠得不到我的心！

△孟龍上前突然打了慧英耳光。

慧英：你……你敢打我？

孟龍：打妳又怎樣？妳要知道，以後我若登基，三十六宮七十二苑隨我挑選。妳又攔算啥？

慧英：王孟龍，你這是痴人作夢。

△孟龍憤怒又踹了慧英一腳，孟彬急急出聲制止。

孟彬：孟龍，你不要再傷害伊了……

孟龍：按怎？你心疼？孟彬，我坦白加你講，現在你連心疼的資格攏無了。

孟彬：爲什麼？爲什麼？自你小漢的時候，我就聽阿爹的話處處攏讓你；你要的東西別人不能跟你爭；你犯了錯，每次攏是我替你頂罪。因爲阿爹講……咱厝是一個龍穴，而你是真命天子！

孟龍：這款代誌全鹿港的攏知。命運天注定，你有啥通怨嘆？要怪就怪你一出世就跛腳！這個世上還未出過跛腳皇帝。

孟彬：我遵照阿爹的話，爲了成就你，任何犧牲我都忍受，可是現在你竟然對慧英……

孟龍：哼，一個查某有啥了不起？

（唱）將來登基坐大位

身邊皇后還有王妃

每日飲酒八分醉

啥人看我攏愛下跪

孟彬：你……你真正相信你以後會作皇帝？

孟龍：天命如此！我若不想當也無法逃避！話又說回來，一個查某有啥了不起？你是我的兄弟，以後作王爺要幾個就有幾個。

慧英：王孟龍，你會受天譴！

孟龍：慧英，妳要記住，如果將來妳想要妥妥當當作皇后，那就不要管我的閒事，否則……

慧英：否則你能怎麼樣？用迷魂煙得到我，你算什麼男子漢大丈夫？

孟龍：妳……找死——

△孟龍再度打慧英，慧英倒地，孟彬急急上前扶著她。

孟彬：慧英——

孟龍：孟彬，你還不放開她？

孟彬：孟龍，原來你是用這種方法得到慧英。你甘知影我按怎想？我看不起你！

孟龍：孟彬，你敢惹我！

△孟龍突然抽出一把刀子，慢慢逼近孟彬。

△慧英見狀，急急擋在孟彬面前。

慧英：不！你不能殺他！我求你……他是你的兄長，你不能殺他——

△孟龍見二人緊靠一起，再度湧起一股妒意。

孟龍：妳給我過來，否則連妳也一起殺！

慧英：不！你不要殺他——

孟龍：我講的話，妳敢當作馬耳東風？

△孟龍上前將慧英拉過一邊，緊接著對倒地的慧英一陣拳打腳踢。

孟彬：孟龍，不要打她——

△孟彬上前拉孟龍，但被孟龍一腳踢倒，孟彬情急之下，拿起茶几上的花瓶砸向孟龍的頭。

△孟龍受了攻擊，但並未倒下，但反而惡狠狠地逼近孟彬。

孟龍：這是你逼我的……

△孟龍持尖刀欲殺孟彬，慧英急急上前咬住孟龍的手。

孟龍：啊——

△孟龍痛得大叫，手上的尖刀落地。

孟龍：妳想要謀殺親夫，好，我就先解決伊再找妳算帳。

△孟龍撲身上前，雙手緊緊掐住孟彬的脖子。

△危急之際，無計可施的慧英撿起地上的尖刀，衝上前去，一刀刺中了孟龍的背部。

孟龍：啊——妳……敢……殺我？……

△孟龍話未完，倒地身亡。

△此時王天生聞聲急急趕來，發現孟龍已倒臥血泊中。

天生：孟龍……孟龍死了？這……這怎麼可能？

慧英：是我……是我殺了他！

天生：是妳？

孟彬：不是！殺死孟龍人是我！

天生：真正是你！

孟彬：他不該用不正當的手段欺負慧英，阿爹，你送我去官府，我甘願吃罪。

天生：伊是將來的真命天子，你竟敢殺了他？你這個畜生，納命來——

△天生突然瘋狂地上前撲上，緊緊勒住孟彬的脖子，但又將他放開。

△天生傷心地扶起地上的孟龍……

天生：孟龍……你不能死……孟龍——

△在失望哀傷的哭泣聲中

△燈暗

第六場

場景：王家客廳

人物：南生、邱吉、林水、慧英、天生

時間：第五場之後的第二天

佈景：同第二場，但多了一份哀傷的氣氛。

△燈亮時，許南生在邱吉的陪伴下，從右舞台上。

南生：（唱） 出世我是真好命
阿舅縣官真出名
不知死活敢加我呷
一定乎伊知輸贏

邱吉：（唱） 透早隊人去遊江
吃爸俵爸我內行
晚時相招去煙花巷
燒酒飲到茫茫茫

邱吉：許少爺，王家到了。

△此時林水正巧從內走出。

南生：哦？林水，真督好，把王孟龍叫出來。

林水：許少爺，王孟龍已經死了！這件代誌，全鹿港的人攏知影。

南生：我一時忘記了。那就把他老爸叫出來。

林水：好！我來叫……（轉身向內呼喚）老爺，有人找你……

△喊了兩三聲，王天生才從內室走出。他的神色不若之前的神采奕奕，多添了一份蒼老與悲愁。

天生：林水，何事在此喧嘩喊叫？

林水：老爺，是許少爺要來找孟……（語塞）

南生：王老爺，今日本來是與孟龍相約，要去彰化城找朋友，誰知孟龍卻發生意外，所以下就專程來你府上表達慰問之意。

天生：你與孟龍過去情同手足，伊發生這種不幸，你有一份心，也不枉你二人相交之情。

南生：這是當然，不過，今日我還有一件事要當面向伯父你言明。

天生：何事？

南生：伯父，請看——

△南生從懷中取出一疊借據，交給天生。

天生：這是……？

南生：這是孟龍過去向我借的銀兩，雖然孟龍發生不幸，但是你是伊的老爸，我相信你一定會替伊還……

天生：怎麼會欠你這麼多錢？

△天生望向林水，林水低頭假裝沒看見。

南生：沒多少，四百八十兩而已！

天生：不可能！孟龍就算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也不會欠這麼多錢啊！

南生：（唱） 大家博骰攏想贏
愛想自己是啥命
借據不是黑白寫
指模又攏有簽名

林水：是啦，許少爺叫伊不要賭，伊就是不聽。

邱吉：最近伊彼隻「相拍雞」最好要贏，若無你這間來輸攏不夠！

天生：你們……這不可能！我不承認！

南生：這攏是孟龍的親筆跡，還有「指模」，你不承認也不行。

邱吉：我看不如先搬厝內的物件抵債，不夠的再向縣老爺控告。

△天生一聽，急急上前哀求。

天生：且慢……你們千萬不這樣做。我這間厝是「龍穴貴氣」，千萬不可移動，否則龍氣會走散……

南生：哈……全鹿港的人攏聽你講這間厝是「龍穴」，但是你的「二公子」已經死了，大兒子又殺人抓入大牢，你講，「真命天子」在那兒？

天生：哼，天機定數，豈是汝等所能了解？

南生：天機？那你何不說來聽聽？

天生：（唱） 凡夫豈能識天機
天子出世看天時
吾兒雖然無貴氣
孫兒出世是活祺

南生：啊？孟龍已經有後代？

天生：不錯！孟龍發生意外後，我曾經陷入絕望，但是後來我才發覺，孟龍不是真命天子，真命天子是孟龍的後代。

邱吉：可是我們沒聽過孟龍結婚呀？

天生：慧英應天命，早就懷有孟龍的「龍種」。

邱吉：哇……少爺，你慢一腳步……

南生：哼！王孟龍，你吃銅吃鐵，連自己的表小妹都不放過。

天生：慧英已經是阮王家的媳婦，改天我會向眾人宣達這件事。

△南生正想說什麼，見慧英從內房走出。

南生：啊？慧英姑娘……我與孟龍是換帖兄弟，以前不時聽孟龍提起妳，早就想
要找機會與妳認識，沒想到孟龍伊……

△慧英不理他，逕自往前走。

△南生見慧英欲離去，急急上前攔阻。

南生：慧英姑娘，我的意思是只要妳有啥困難，儘管開口，我一定替妳解決。

△慧英不理，逕自走出，南生有些惱怒上前抓住她。

南生：慧英姑娘，妳這豈是待客之道？王孟龍欠我錢，妳是伊的某，不如就由妳來替伊還。

天生：許南生，你講啥瘋話？

南生：伯父，如果慧英乎我帶回去，那這些債務就一筆勾消！

天生：你這個畜生，快放開慧英，否則我對你不客氣！

南生：你敢對我怎樣？阮阿舅是縣老爺呢！

天生：你可惡至極，好膽邁走！

△天生從旁側取出一把長棍，雖然舞動吃力，但也嚇跑了南生二人。

南生：好……王天生，你給我記住，我不會放你干休！我們走。

△南生和邱吉狼狽離去。

林水：哇！老爺，你功夫真好，他們兩隻腳跑得像「逼鼓筷」！

△面無表情的慧英欲往外出，天生喚住了她。

天生：慧英，妳要去叨位？

慧英：我要去叨位？我還有叨位可去？

天生：我……我是妳的長輩，妳要出門，難道不用向長輩稟告嗎？

慧英：（唱）我豈會不識大體

卑鄙手段是作罪

過往錯誤隨風吹

婚姻之事休再提

天生：妳……好！就算妳不承認這段婚姻，但是妳不能否認妳肚內的骨肉是阮王家的。

慧英：王家的骨肉？好！如果你要，我現在就剖開肚子，將王家的骨肉還你！

△天生聽了嚇得又換了一副求饒的表情。

天生：千萬不可，千萬不可，慧英，我知影這件代誌對妳無公平，也許妳會恨我，但是我不會計較，算是我求妳好了，妳要好好對待肚內的孩子。

慧英：現在你的眼中只有我肚內的孩子。

天生：這是天意！孟龍雖然身亡，但是「龍種」卻傳了下來。妳肚內的嬰兒就是真命天子，伊是咱王家所有的希望。

慧英：孟彬嘛是你的子，伊現在身在大牢，你對伊毫無關心，平平是子，按呢甘有公平？

天生：這叫做為大局設想！

慧英：我勸你的「皇帝夢」還是早點醒吧！犧牲這麼多人，難道你還不能死心？

天生：不錯！我的妻子生孟龍之後她就去世了。這是因為孟龍貴氣，我的妻子無這種福份。

慧英：那孟龍呢？伊的貴氣在叨位？伊還不是無命了？

△這句話似乎引得天生動怒，他憤憤地抓住慧英的手，面露凶光地望著她。

天生：妳……

林水：老爺，小心點，伊有身呢！

慧英：按怎？想要對我怎樣？我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了。

天生：慧英……我警告妳！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孟龍是乎妳殺死的，我叫孟彬替妳

吃罪，只是因為妳肚中懷有「真命天子」！

慧英：哈……真命天子？

（唱）執迷不悟真可悲
相士之言無道理
龍穴禍端來引起
妖言惑眾無了時

天生：妳……不相信？我爲了不讓王家的「龍種」進入大牢，所以妳才沒有被抓去關。

慧英：坦白講，這樣只會增加我的良心不安。我今仔日去探視孟彬，就是要向縣老爺自首，洗清孟彬的冤曲。

天生：不行！妳不能這樣做！

慧英：（搖頭）孟彬自出世到現在，一直替孟龍擔罪，我不能再讓他蒙受這個殺人的罪名。

天生：不！妳不能這樣做！我求妳……慧英，妳看……我給妳跪下——

△天生突然跪在地上，慧英有些意外。

林水：我……我嘛順煞加妳跪……

慧英：你……按呢是作啥？

天生：（唱）雙腳跪落不得已
真龍應在妳孩兒
將來若是應天時
再來報答孟彬伊

慧英：（唱）一再相逼苦肉計
已經不是頭一回
任你對我行大禮
恩怨早已拋落溪

天生：慧英，妳若不答應，我就永遠跪在這兒。這種不孝的罪名，妳可擔待得起？

林水：對啦，慧英，快答應啦——

慧英：你要跪多久就跪多久，我主意已決，我要去自首，讓孟彬清清白白走出大牢。

△慧英逕自往外走出，天生一時心急，突然大吼衝向慧英。

天生：慧英！我不准妳這樣做。

△天生抓住慧英，慧英掙扎，林水上前欲攔阻。

慧英：放開我……放開我！

林水：老爺，你會將她掐死……

天生：妳若敢走出王家大門，我就無放妳干休！

慧英：就算你殺了我，我也要去！

天生：妳……這是妳自找的！

△天生憤怒將林水踢倒在地又將慧英拉回大廳。慧英一時失去重心跌倒在

地，天生愣了一下，反而有些著急。

慧英：唉喲——

天生：慧英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妳肚內的孩子不要緊吧？

慧英：肚內的孩子……哈……

天生：將來孩子出生，長大當了皇帝，我會告訴他，那麼多人爲他受苦，尤其是伊的阿伯孟彬，一定要加伊封個王爺！

慧英：你……你瘋了！

天生：啊？妳講啥？妳不要激動，這樣會傷了胎氣！來，我帶妳入去休息。

慧英：你不要過來！

天生：（停步託異）慧英，妳……

慧英：你現在眼中只有我肚內的孩子，因爲你認爲這個孩子是未來的真命天子，對嗎？

天生：對……妳終於想通了。

慧英：孩子是王家的希望？如果這個孩子沒了，那你會按怎想？

天生：妳在說什麼？妳不要想不開……

慧英：你自私，你聲聲句句講孩子是王家的希望，但是你可曾關心過任何人？

天生：會啦，我會照顧妳，只要妳好好將孩子生下來。

慧英：不要過來！再過來我就將肚子的孩子毀掉。

天生：妳……妳不可以——

△天生心急，衝上前去，但慧英這回有準備，將天生推開，天生再度上前，兩人拼命拉扯，慧英用力掙脫，但因用力過猛，肚子正好撞上太師椅的扶手。

慧英：啊——

△慧英一聲淒厲的痛苦叫聲，抱著肚子頹然倒地。

天生：慧英……妳有要緊無？

△天生發現慧英下體有血，沾上了他的雙手。

天生：啊？血……妳……

△慧英痛苦地笑著……

慧英：我……「落胎」了……（流產）

天生：落胎？不可能……

慧英：哈……你的真命天子又沒了……

天生：妳……妳這個殺人凶手——

△天生憤怒上前雙手掐住慧英的脖子。

△林水上前勸阻。

林水：老爺，不行啦。你若掐死她，已經無人可以替你入去關。

△天生突然想到什麼，他緩緩放開了慧英。

天生：對！我不能這樣做……孟龍死了，伊留的龍種也「落胎」了……那「真命天子」呢？難道是……孟彬？

慧英：你的希望全沒了……你的皇帝夢也該醒了——

聽說你厝是龍穴

天生：對！原來真命天子是孟彬！慧英！跟我走！

△天生拉著痛苦的慧英往外走！

慧英：你……你想做什麼？

天生：跟我去向縣老爺自首，講妳才是殺死孟龍的凶手！

△慧英驚訝的表情。

林水：啊？代誌怎麼變這樣？看來我要擱去找頭路了……。

△燈暗

第七場

場景：公堂

人物：縣令、天生、孟彬、慧英、衙役若干、南生、林水、邱吉

時間：上一場之後的一個時辰

佈景：中舞台挑高的高台上是縣太爺的中堂大桌，上方是「明鏡高懸」的匾額。

△燈亮時，差役們的吆喝聲中陸續出場。

△縣令從右舞台上。

縣令：（唸白） 作官實在真威風
紅包很多摺有月俸
這種心情愛按怎講
親像損頂開花兼自摸

△縣令上了大桌後，剛坐定立刻傳來擊鼓聲

縣令：何人擊鼓伸冤？

△差役上前稟告

差役：稟縣太爺，是王家老爺王天生擊鼓伸冤。

縣令：啊？是他？帶他上來。

差役：是！

△差役引領王天生及步履蹣跚的慧英上堂。

天生：草民王天生叩見縣老爺。

縣令：嗯，王天生，你何事擊鼓喊冤？

天生：縣老爺有所不知，草民是來為我的大兒子孟彬喊冤的。殺死孟龍的人不是孟彬。

縣令：哦？既然不是王孟彬所殺，那是凶手是何人？

天生：是她，廖慧英！

縣令：啊？一個女流之輩，如何會殺死高強大漢的王孟龍呢？

天生：這是千真萬確，她也已經自己承認了，不信的話，縣老爺可以親自問她。

縣令：堂下可是廖慧英？

慧英：廖慧英？我真的叫廖慧英？

縣令：咦？伊的神情好像怪怪？

慧英：（唱） 凶凶來到這間大廳
看到作戲的縣老爺
咱愛惦惦（靜靜）不通出聲
若無會抓去落火鼎

天生：慧英！此地是縣衙公堂，妳不是要向縣老爺自首？為何儘說些無關緊要的代誌？

慧英：自首？對……我要自首，是我……是我殺了真命天子！

縣令：什麼？妳殺了真命天子？王天生，你按呢是作啥？你甘知影剛才伊講的話，會使你王家滅門抄斬？

天生：我知……我知！慧英可能受到一點刺激，才會胡言亂語。不如請縣老爺將王孟彬帶上公堂，乎伊兩人對質，這樣就能水落石出。

縣令：嗯！也好！來人，將王孟彬帶上來。

差役：是！

△差役下，很快將行動不便的王孟彬帶上。

孟彬：罪民叩見縣老爺——

縣令：王孟彬，你可認識廖慧英？

△孟彬一抬頭，看見慧英與父親，一時驚訝不已。

孟彬：啊？慧英？爹親，你……你們怎麼會在這兒？

天生：孟彬，慧英是來向縣老爺自首的，你快向縣老爺表明，殺死孟龍的凶手是慧英，你是冤枉的。

孟彬：慧英……

（唱）再次相逢在公堂

輕握玉手柔又軟

夢中妳在千里遠

何故又攔來告狀

慧英：（唱）兩眼茫茫心慌慌

不知要向啥人來講

世事真如一陣風

目矚一閉就失影蹤

孟彬：（唱）妳的面容失光采

甘講有人將妳害

委曲緊講乎我知

我會爲妳來排解

慧英：（唱）恍惚間見你一面

雖然已經不是清白身

雙手相疊像蓋印

約定來生續緣親

孟彬：不行！慧英，妳千萬不能這樣做！

天生：孟彬，你在說什麼？你不是凶手，關在大牢的人應該慧英。縣老爺，我求你放我兒子出來……

孟彬：不是！殺死孟龍的人不是慧英，是我！

天生：你……你這個不孝子！

△天生打了孟彬一巴掌。突然發覺不妥，立刻不安地上前扶起他。

天生：孟彬……我不應該打你……你聽我說，阿爹終於知道你才是真命天子……你才是咱王家的希望，無論按怎阿爹一定會救你出來。

孟彬：真命天子？

（唱）真命天子一直變

你還不信這謠言
慧英命運真可憐
帶伊返去傳香煙

天生：孟彬，你聽我講，只要你乎慧英吃罪，你就可以跟阿爹回去，然後阿爹會加你找一門親事……

△天生的話未完，縣令怒拍驚堂木。

縣令：王天生，公堂之上不可竊竊私語。

天生：是……縣老爺，凶手確實是伊廖慧英。

縣令：哦？廖慧英，王天生所言可是屬真？

孟彬：慧英，妳不能承認——

△慧英正想說什麼，突然摀著肚子，表情痛苦倒地。

慧英：唉喲——我——

縣令：啊？伊是怎樣？

天生：伊方才「落胎」啦——

△慧英痛苦地站起。

慧英：我……我是凶手……我是殺死真命天子的凶手——

孟彬：不是！慧英，妳不是！我才是凶手——

△兩人爭著承認，拉扯間，慧英昏倒在孟彬懷中。

孟彬：慧英——

慧英：孟彬……我對不起你……

孟彬：妳什麼都不要說……我趕緊請大夫來……

慧英：來不及了……要來之前……我早就服下毒藥——

孟彬：什麼？妳……妳怎麼這麼憨？（傻）

慧英：（唱） 世上的人攏真憨
風水命運起風浪
能識深情秀才郎
此生無憾女紅妝

孟彬：（唱） 句句悲言如利刀
徬徨無依無處逃
願意乎妳來依靠
命運作弄無奈何

慧英：（唱） 眼前一陣的輕煙
雲霄七彩一直變
心中怨恨化白蓮
一絲幽魂飛向天

△慧英似乎還想說什麼，但卻斷氣了。

孟彬：慧英——

△孟彬傷痛欲絕地抱著慧英痛哭。

△縣大爺下了堂桌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；天生從懷中拿出一袋銀兩偷偷塞給縣令。

△縣令似乎很滿意。

縣令：凶手廖慧英已經坦承殺人，又攔畏罪服毒，此案到此了結，王孟彬釋放而回，退堂——

△縣令退堂，差役將慧英屍體帶走，孟彬欲上前卻遭天生攔阻。

孟彬：慧英——

天生：孟彬，你無罪了，來，快跟我回去！

孟彬：回去？回去那兒？

天生：咱們的家呀！你忘了，咱厝是龍穴，而你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！

孟彬：真命天子？

天生：對……這回我一定不會看錯！

△此時許南生和林水、邱吉從右舞台上。

南生：王老爺——

天生：按怎？你還在打慧英的主意？坦白加你講，慧英已經死了！

南生：啊？真的？其實我不是為這件代誌來找你！

林水：對……我們是來報告你一個好消息。

天生：哼，林水，想不到你很快就找到頭路？

林水：跟在許少爺身邊，我就不是林水，以後還可以林汽水、林果汁、林燒酒（林與”飲”同音）。

天生：哼，你們到底有啥代誌？

邱吉：就是彼隻「相拍雞仔」的代誌呀！

天生：相拍雞仔？

南生：是按呢啦！孟龍在生前向我借錢押在新買的彼隻相拍雞仔上面，想不到這次在彰化城的比賽，竟然大獲全勝。

天生：大獲全勝？

南生：對！彼隻相拍雞仔已經乎人封作「雞王」呢！

天生：啊？雞王？

林水：就是雞仔的皇帝呀！

南生：我來找你，就是希望講你能將那隻雞讓給我，這樣孟龍欠我的錢可以一筆勾銷……

天生：雞的皇帝？難道……這是龍穴出的真命天子？

△天生突然想到孟彬，卻發現他站在公堂的大桌旁。

天生：孟彬……

孟彬：阿爹……你有聽到了，你的真命天子已經出現了……

天生：孟彬，你聽我講……咱們回去……

孟彬：（搖頭）太遲了……慧英在前面等我……慧英，我來了！

△孟彬突然衝向大柱，撞柱身亡。

聽說你厝是龍穴

天生：孟彬——

△生上前，傷痛地扶起孟彬的屍體。南生三人驚愣在當場。

眾唱：人生在世免計較

世情無徹你會哮（哭）

龍穴真正出伊兜（家）

相拍雞乎人罵到臭頭

△歌聲結束。燈暗。

△幕下

△全劇終